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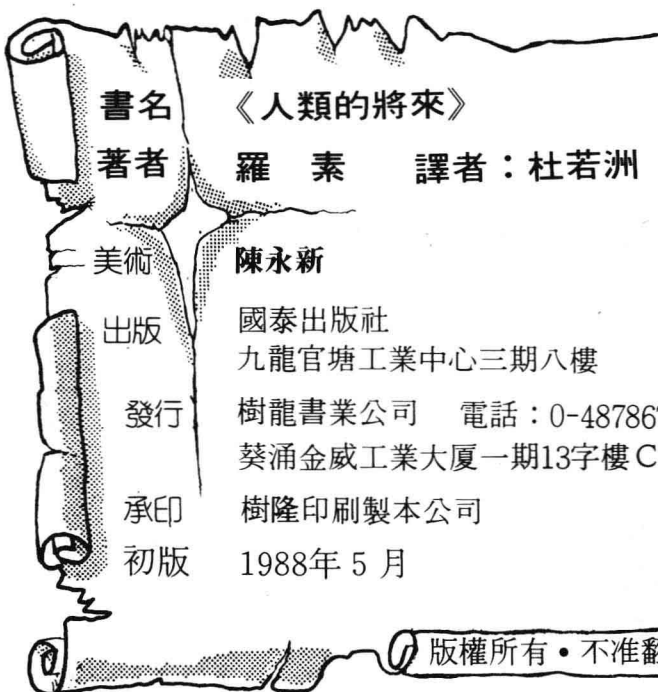
人類的將來

著者：羅 素

人類的將來

著者：羅 素

譯者：杜若洲



書名

《人類的將來》

著者

羅 素

譯者：杜若洲

美術

陳永新

出版

國泰出版社

九龍官塘工業中心三期八樓

發行

樹龍書業公司 電話：0-4878676

葵涌金威工業大廈一期13字樓C座

承印

樹隆印刷製本公司

初版

1988年 5 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編者的話 我的光焰·····	一
譯 序·····	七
前 言·····	一五
第一章 哲學與政治·····	一七
第二章 給門外漢的哲學·····	四七
第三章 人類的將來·····	六三
第四章 哲學動機探微·····	七五
第五章 被壓迫者的美德·····	九一
第六章 論做個有現代意識的人·····	一〇一

第七章	知識垃圾的概況……………	一〇九
第八章	教師的職能……………	一五七
第九章	有益人類的諸多思想……………	一七一
第十章	有害人類的諸多思想……………	一九七
第十一章	論平生所識著名人士……………	二一九
第十二章	訃聞（一九三七年）……………	二二七

編者的話

一部優美的作品，係人類超乎於功利名器之外的一種智慧結晶，是情感之抒發，心靈之寄托。在現在，哲學、文學……在人類的生活領域裡，益顯其重要與迫切。

在紛擾繁瑣的工商業社會，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駐足書間，而要購得自己所需且稱心的作品，又豈是三兩分鐘便能覓得？實有如面對山珍海味，欲不知如何下箸之感。因此，我們慎擇世界各國具有真正價值的作品，匯集為文學、哲學、科學……叢書，一方面希望能使讀者能夠享受人生中最大的樂趣——讀書，而且讀好書；另一方面，也希望讀者您所得的不僅只是享樂，而且也包含人生必須的智慧。《哲學叢書》，即溶會中外名家具有學術性和趣味性之哲學作品於一爐，以供響對智識有強烈追求的中等程度以上的讀者。截至目前為止，本社出版的《哲學叢書》計有《三聖會談錄》、《哲學四聖》、《佛禪與儒道》、《儒道與人生智慧》、《禪學隨筆》、《禪與生活》、《人類的將來》、《尼采語錄》等。深望在我們的精挑細選之下，所提供的皆能滿足讀者的需求。

書香社會的創造，需要敬愛的讀者——您來共同參與，時代的巨輪更要結合羣體的力量來共同推動。今後，我們除將繼續努力精選世界各國有關的名著外，並誠懇地期望賢達先進與廣大的讀者的愛護與支援、指教與鞭策，以便竭盡所能，辦好各類叢書。

譯 序

羅素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自傳』的扉頁上附了一首小詩，題獻給「愛迪絲」(To Edith)
詩曰：

我在漫長的歲月中

尋求平靜，

我找到了心醉神迷及憂悶苦惱，

我找到了喪心病狂，

我找到了寂寞孤獨，

我找到了嚙食人心的

那種無知音之苦，

却不會找到平靜。

如今，既老而來日無多，

我竟認識了你，

一旦認識了你，

我就同時找到了至樂與平靜。

我知道安息；

經過了如許寂寞歲月，

我深知生命與愛的真諦。

現在，我如長眠，

必將心滿意足的睡去。

這首詩中所說的「平靜」，在英文中亦指「和平」，因此廣泛的說，他一生所見到的種種消極心態，未必祇限於切身的感受；事實上，就他畢生的事業與文章而言，他也絕不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人。他自幼嗜讀，在知識上往往見及於常人之所不能，況又健康長命，所以在生活體驗、人物往來、旅遊見聞各方面，都觸及到許多極關乎痛癢而每爲人所忽略的地方。這樣一個人，即使不是個哲學家，也大抵能够脫落出個己小我的拘縛，而達到人羣大我的超然。羅素既是二十世紀

中少數有所「立言」——我們不必過於強調他那大聲疾呼的和平主義——的哲人之一，那麼，即以淺識窺蠹之，也得以揣知，他的前題是普遍的，而他的申論是理性的；易言之，他關切全人類的命運，說他認為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

他的出發點，是去找「世界的和平」，或者「個人的平靜」，這不免帶着他青年時代的熱情與理想，而與現實隔了一層，所以畢竟事與願違，徒然坐見戰後國際緊張局勢日甚一日，人文知識水平每況愈下，而無可如何。然而，一個秉承正義感與良知的追求者，雖不必執着於「明其義不計其功」的迂拙價值觀，而將得失不加批判的置之度外，却至少可以信得過自己的路沒走錯，而換得愧疚感比較少些的健康心理。在漫長旅途中備嘗辛苦滋味——其中一定有的成分，是寂寞、煩惱與痛苦——以後，他回顧檢視，發現自己的心智仍然保持着某種平衡，想必感到欣喜而滿足。而在這份「最後收穫」裏，生命的堅韌與愛的充盈，也許就會顯得相當具體而完整吧。由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抽象面，落實到經驗主義者的實在面，羅素走完了一段凡俗之人（因為他不信宗教）所能走到的最大路程，從此安息，當然也就可以無所遺憾了。

羅素的理想主義，備見於他『自傳』前言——「我為什麼而活」(Prologue-What I Have Lived For)——一文，其中說：「支配過我一生的，有三個單純而極強烈的情操，即：渴望愛，追求知識，及為人類苦難而悲憫無已。這些情操，有如烈風，任性的把我吹來吹去，越過苦

惱之深洋，達到絕望之邊緣。……

愛與知識，祇要能够得，都帶人走向天堂。然而悲憫之心總是我拉回地上。因痛苦而發出的哭喊聲，在我心中迴響振盪。……整個世界裏全是孤獨、貧窮與痛苦，使得莊嚴的人類生命淪爲笑柄。我但願能撫慰那不幸者，而却不能，於是也跟着受難。」

在三十八歲以前，羅素所熱衷的是知識。他想要弄清楚，人對於事物是否確有所知。他出於懷疑論，認爲知識的大部分都有理由加以置疑。然而，他又希望獲得確信，其如宗教信仰那樣。於是他鑽研數學，却發現其中也多了是謬誤；他因此想起大象與烏龜的寓言：他先造一頭大象，好讓數學立足其上；接着，他發現大象搖搖欲倒，就再造一隻烏龜來支撐它。可惜烏龜也不見得較爲牢靠。經過二十年的辛苦努力，他對數學已無能爲力。就在這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就轉而關切起人類的悲慘與愚行。他的事業也由是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儘一切他所能爲的，來幫助世人創造一個比較幸福的世界。

人類將來的
他頗爲樂觀，因爲他有一個信念：知識、耐心與言論早晚能引導人類脫離困境。後來他年紀大了，知道事情沒那麼單純，但是始終不相信人是生來要吃苦的宿命觀。他認爲，人因爲駕御自然有所不逮，所以才有貧窮、災殃與飢荒。又以爲，人類彼此仇視，始有戰爭的壓迫與折磨。此外更有種種迷信，使人內心混亂，而爲物質的繁榮所無從造福。現代社會可以克服這一切，可是

仍然不幸，即是因爲無知、惡習與魔性之難脫。世人因循故常，寧可抱着絕望，面對無可奈何的事實，却不憑藉知識與能力來喚起希望。在他的後半生裏，情形愈來愈糟，使他沒辦法再把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視爲當然。原來，十九世紀的文明，不過是過去野蠻及未來野蠻中間的一段插曲而已。從前管用的一切想法，如今都不管用了。其如自由，不唯難以保存，甚而成爲災禍之源。足見在這個過去爲美好的觀念上，還要加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乃至新的限制。

羅素的淑世觀，終於不得不碰上社會與政治這個棘手的題目。他由過去的君權專制及今天的共產獨裁中，看到了哲學獨斷論及教條主義的流毒，乃揭舉洛克的經驗主義的知識論來加以化解。他以這個不取武斷嚴密的思想立場主張自由主義，並進而鼓吹民主主義。在理論上，他甚至對民主也有所保留，那就是：不可流於狂信，否則，又何異乎他所反對的一切？當然，自由也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納個人、國家（政府）及列國於一個法律結構以內。而這也就是文化上的國際主義之延長，祇可惜——在羅素看來——這一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趨勢，已在二十世紀衰落。

二十世紀出現了另一場「宗教戰爭」，這種現代宗教名叫「意識形態」。於是，一線希望消失，世人又在其所居各國宣傳的教條之下分道揚鑣，並走上互相敵對與殘殺之路。在羅素看來，現代政府，特別是那些寡頭式的，操縱了宣傳與教育（後者實爲前者的附庸），真是無往而不利，爲從前所不見。這些政權，以並無眞理在內的陳腔濫調，支配政治措施，左右人民的信

仰，並驅策他們走上荒唐可笑而復恐怖可憂的未來。看樣子，理性一時是難以恢復了，除非再來一次慘痛的教訓……可是，那大概是全人類甚至地球的毀滅！

由柏拉圖的烏托邦，而黑格爾的歷史辯證，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及其他名異而實同的各種政治及意識形態教條（包括他見諸西方各國的倒行逆施在內），令羅素憂心如焚；從而振筆疾書，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著作等身之人。他活得够長，所以也寫得够多，至於成就如何？他以夫子自道，在『自傳』的「後記」中如是分析了一番：

「我的工作已近結束（按，他這時候大概七十出頭了），該是作總檢討的時候。我做到了什麼程度？而做不到的，又到何種程度？我早年就以獻身自許，要從事重大而艱鉅的工作。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前……我就決定要寫兩套書：其一抽象，逐漸變得實際；另一實際，逐漸變得抽象。然後，結合純粹理論與實踐社會哲學，再加上一頂綜合的帽子。這兩套書我都寫了，唯獨那最後的綜合，還可望而不可及。我寫的書，有人喝采，有人稱道，而且影響了不少男女的思想。就此而論，我是成功的。」

羅素顯然是以這段話來論定他自己的一生，而所言實恰如其分。不過，他後來又活了二十多年，當然又寫了更多的書。那麼，他在說這話之時，心中如果還有什麼遺憾（事實上，他自言有「內外兩種失敗」），想必都可以及時加以彌補了。他前後寫作不輟凡七十餘年，重要著作多達

序 譯

六十餘種，幾可說每年都有新書問世。

這本書我現在已經把它譯出，並經出版者斟酌定名為『人類的將來』。譯者除了竭盡棉薄所能，把理路搞清，並用很白的文字交代出來以外，並且費了不少勞力（搬參考書），做了必要的詞名註解及一些可供參考的詮釋，以便讀者能够相當輕鬆的加以閱覽，順便還可逛一逛觀念歷史的古董市場，增添讀書的樂趣。謹爲之序。

譯者一九八五年元月

前言

本書所收各文，大半寫成於過去十五年內，旨趣所在，是要多方面攻訐態勢日茁的獨斷論，無論那是右派的或左派的，總之是這個悲劇性世紀一向所常有。這些文章都本乎這一嚴肅目的而寫，其中有的地方顯得輕率，那是因為：要想鬧得過那些道貌岸然而且高高在上的人，靠更加的道貌岸然與更加的高高在上，是不行的。

書名要略加說明^①。我在拙作「人類知識」(Human Knowledge)的「序文」中說過：「我的文章不是只爲專業哲學家寫的，又說：『真正的哲學，要談一般受教育大眾關切的問題。』」書評家拿我開刀，說他們覺得此書中有的地方難懂，言外之意是：我說的那些話，是存心讓讀者上當。我真不希望再一次遭受這種非難；我因此坦白：這本文集裏面，有幾句話，由笨得離奇的十歲兒童來讀，或許會暈頭轉向。根據這一理由，我不敢自美的說：這幾篇文章是大衆化的；既然不是大衆化的，就名之曰「非大衆化」吧！

❶ 原名 Unpopular Essays，意為「非大眾化論文集」。中譯名用第三章的標題『人類的將來』做為書名，取其淺顯又大眾化，較易被讀者接受。